

先祖父郑逸梅先生生于1895年,笔者与他相隔一个甲子,表达内心怀念,用书写的文字,是较好的一种方式。

1987年10月,祖父应邀赴苏州参加时名草桥中学的苏州第一中学建校八十周年庆典活动。当年在沪仅存三位校友,顾廷龙与颜文樾先生和祖父,而在北京的校友,仅剩一位叶圣陶公。

那时顾老在京开会,颜老和叶老体衰不便出行,由祖父一人代劳了。

校园内新立了纪念碑,该文由祖父撰写,由顾廷龙公书写,阐述草桥学舍的由来及方略。

笔者恰逢他事,无法分身,由母亲陪同高龄九十三岁祖父前往。

祖父年轻时曾得过苏州市长跑冠军,他亦喜爱体育运动,三十四年代工作时,又经常奔波在学校和报馆之间;所以跨过九零大关后,依旧健走如常。

苏州市领导非常重视这次庆典活动,市长出席,与祖父并排同坐于主席台的前排。

祖父最欣慰之事呢,是见到老友张辛稼、吴敦木、谢孝思诸公,他们均比祖父小十多岁。辛稼公与谢孝思事后还合作梅菊扇见贻祖父,祖父有“梅菊扇影”印,乃徐云叔先生治印,寓意即在此。

张辛稼老先生(1909~1991)先于祖父一年仙逝。他曾任苏州国画院院长,吴中名胜匾额市招,多见于辛稼公之手,所绘画幅众人无不惊叹其具回鸾顾鹤、坠露漫云之妙。辛稼公的父亲雅好书画,积存画幅甚富,公五岁即已临摹,然后从常熟名画师陈摩,陈乃陆廉夫弟子,画学正宗,业亦精湛。

三十四年代时,沪上有“三吴一冯”均为画坛高手,而吴子深前辈知辛稼公名后,聘之西席,课其子女。子深前辈富收藏,辛稼公得览前人书画,泽古探幽,扩大了眼界。时常与子深前辈朝夕相见,辄谈六法。画艺精进。又与一时俊彦萧退庵、顾墨畦、蒋吟秋、吴待秋等举办展事,辛稼公用色突出,姹紫嫣红很是夺目!

张善孖、张大千昆仲来吴中,寓居网师园,辛稼公得以相识,往返于那里,大千常亲下庖厨,制肴以饷宾客。

抗战期间辛稼公曾一度旅居沪上,寓所距祖父住处不远,常往聚谈。他曾和朱竹云、震渊合作一花卉立轴见赠祖父,可惜毁于十年浩劫。

他与吴敦木均为酉年生,敦木公小他一轮,同属鸡。

吴敦木(1920~2009)是吴待秋公子,其尊祖吴伯滔亦是清末大画家。幼时浸淫书画,九岁能创作,二十岁时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曾经从事过金融工作。时常与辛稼公及费新我、谢孝思、沙曼翁等诸公游历名胜古迹,后继辛稼公续任苏州国画院副院长、吴门画派研究

草桥遗影,光华存念

郑有慧

协会会长。

笔者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购得他出版的《中国画技法概论》《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我参考用于教学,深得学生与老师们的喜爱。

敦木公的山水画人称为“第三种画”,他孜孜不倦在晚年深入研究二十余载,使画风“空灵而不旷达,浑厚而不沉闷”。他追求“大黑大白,大虚大实,大浓大淡”之画理,其画面深深透出吴韵悠悠之情而神怡……

祖父与敦木公之父待秋前辈,相识甚早。当时待秋老人尚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美术部,老人家喜观电影,经常约祖父在戏院会晤。此次典庆草桥八十纪念,祖父特往待秋老人当年买下的老宅残粒园故址。杜甫有诗“香稻啄馀鸂鶒粒”,吴氏取其句意,故名残粒园。祖父在敦木公的陪同下,一瞻其容貌。园内栋宇棧檻呈颓败状态,当时敦木公计划努力恢复旧观,至今又三十多年过去,目前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苏州市最小的园林,得到了国家的保护。

如今,一个世纪前的苏州草桥中学,更名为苏州市第一中学。环境极胜,绕着玉带河,两岸垂柳飘拂,附近一龙池禅院,隔水钟声,更形清越。

当年,先祖同学有:叶圣陶、顾颉刚、顾廷龙、吴湖帆、江小鹤、颜文樾、范烟桥、蒋吟秋等名宿。在1987年时,以上诸公多位谢世,有几位有公事或患病不能成行,无佛处称尊,祖父列为首席,在主席台与辛稼、敦木、谢孝思诸公相与握手,惊白发苍颜又欣喜万分。

当日校方领导,组织安排学生为先祖弹奏演绎古曲,晚上设宴招饮,关怀备至,情意浓浓。



生自苍崖边 (中国画) 邵琦

有艺术气质的人容易马大哈,不讲究功利的人容易马大哈。马大哈与一根筋是正反一对儿,一根筋多半是贬义词;马大哈呢?“缺心眼”“犯迷糊”,起码应该是中性词。

有些记性差的马大哈毛病,可能不少人皆有。比如,手机遗落在出租车上,当然最后询问无果。再补买上一款。出得门去,明明是带伞的,可是回家时,伞不知道哪里去了。拎着蛋糕乘上地铁,可是上了地面,突然发现蛋糕忘记拿了!“马大哈”好像脸上刻了字一般,在用钱包的年代,钱包在公交车上屡屡被窃。有一次,背包里一个硕大的化妆袋子给人摸掉,也竟浑然不觉。有些毛病是可以改的,比如,自从掉了蛋糕之后,乘上地铁,但凡手里有东西,一定将带子、拎攀之类牢牢抓在手里,哪怕手心出汗。

手机连通银行卡支付宝不算,重要的是内存许多人的通讯方式,如果捡手机的人以此来干坏事,那怎么对得起朋友!很长时间在做编辑的工作,失去了诸多人的联络方

式,压根无法工作了。人家说手机如今像人的器官一样重要了。我觉得手机真像性命般宝贵。越重要的东西,往往越焦虑。“手机呢!”“手机呢!”往往一直处于找手机的状态。

N次将手机遗忘在电脑房,到底是自己单位,N次有惊无险。那一日,在徐家汇时髦的大商场里逛,出得服装店,从二楼走到三楼,走了几步,想看钟点,发现手机没了!包里兜底翻,没有。折回服装店,服务生小姐说,刚才交给经理的手机,不知是否是你的。要对号码的。狂喜。感谢此店,购衣一件。又一日在家门前新开的火锅店里吃晚餐,神闲气定的当儿,忽然朋友打来手机:“快六点了,你还在路上吗?今天一起晚餐的啊!他们基本到齐了!”“25号不是周一明天吗?”“25号就是周日今天。”——这可怎么是好。如果是一人餐,就立刻赶去了。而自己是做东请家人,还买了电影票。只能以后回请朋友谢罪了。记得有一次的同类错误是提前了一周,到朋友请客的饭店,当然熟人一个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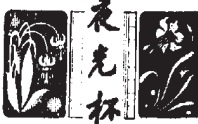
有人说马大哈是损自己不损别人。有点道理。犯错误最严重的一次,是带了行李箱去浙江开会,虹桥乘坐动车。从出租车上下来,跟师傅告别,然后去自助取票处取票,突然发现,行李箱没有拿下来!急煞人也!幸亏手里有出租车发票,幸亏习惯早到。一通电话,司机知道了立刻返回虹桥动车始发站……重新付钱给他,嘴里一个劲儿谢谢,心里却怨:难道下车时你不能提醒一下吗?

去年中秋节给姐姐送去一盒著名寺庙制作的月饼,她喜欢这个。傍晚时分,朦胧夜色,我们在小区绿化角散步,月饼就搁在绿化角的长椅上。“等我们散了会儿步,再去拿。谁还要月饼啊!”“是的,就这么

夜光杯

“胜利”终留影,且盼君来归。位于四川北路近旁的胜利电影院已修缮一新,重现芳容,这顿然使我回忆起少时的影事。直至1959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前,我一直住在闸北区(现合并为静安区)老北站附近,闲时常去四川北路逛逛,不是去商场,而是去那里众多的影剧院挑选看新影片。记得我平生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国际电影院看的苏联电影《金星英雄》,主演邦达尔丘克,连同在这里看过由玛列茨卡娅主演的影片《乡村女教师》,苏联影星精湛演技,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的复旦,行政上属宝山县,文化场所少而陋,尽管学校登辉堂(现为相辉堂)周末也放电影,但终究不能满足学校师生日益增长的需要,四川北路所在的影剧院正好为之接壤。更不容说,我从1967年在四川北路的润德坊安家,一住就是18年,直至1984年搬迁复旦住地。这18年及这18年前多年的交际,与虹口结下了浓浓的情缘,时光不由得编织了我那深深的“四川北路情结”,其间所看的影视剧,大多与此连绵。倘从我住的润德坊一路南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永安电影院,它的斜对面是虹口区第一工人俱乐部,大礼堂也常放电影,附近还有红星书场(现已消失)。再步行几分钟就到了群众剧场,它影剧双楼,记得当年赵燕侠率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沙家浜》,她饰演的阿庆嫂,我以为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越虬江路、武进路,就



到海宁路了,左拐东行几百步,就是曾经风头一时无两的“国际电影院群落”了。

国际电影院以其壮观、大气闻名,这一群落以“国际”冠名,也是实至名归的。近在咫尺的几家,与国际电影院相比,犹如高峰下的秀岭。胜利之“秀”在于它的小巧玲珑,而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颇能

且盼君来归

张广智

吸引游人驻足。想起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前的一个春节,在那里看过《柯山红日》《百日红》《满意不满意》等影片,其喜气祥和、万山红遍的气氛恰与伟人们于1965年歌咏的“莺歌燕舞”相吻合。

与这两家影院百步之遥,在乍浦路北端有虹口大戏院和解放剧场,前者今已不见,但在历史上,虹口大戏院却是我国第一家电影院,其地位毋庸置疑,我在中学时代,曾在该院看过滑稽戏《三毛生意》(后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影片)等,那文彬彬、范哈哈演的三毛和吴瞎子等的出色表演,真是笑煞人啊。

最后说说解放剧场。我有收藏看过影剧说明书的嗜好,日积月累,书房竟藏有一抽屉。在杂乱无序的说明书中,发现了根据毛主席词作《蝶恋花》编演的革命史剧《蝶

在月季的眼里,从未有季节的概念,春夏秋冬,开得总是那么热情洋溢,汪洋恣肆。庭院,路边,山坳。厚土地,岩石滩,泥沙窝。无论富贵贫贱,哪里都能为家。

从农家庭院,到城中花园,绽放在枝头,不施粉黛,却足以让百花妒杀,是造物主有意偏爱吗?都言花无十日红,唯独她心头常驻着春风。每天,都像漂亮的待嫁新娘,红红的盖头映红了姣美的脸庞。

红红的月季,是否象征红红火火的日子呢,也或许是老百姓美好的期盼吧。月季,是种平民花。再苦再累,推开院门,红红的月季花映入眼帘,花香扑面而来。拉一条板凳,舀一瓢凉水,坐在月季花的身旁,劳作的疲惫感顿时消减了一半。

老家,茅草屋前。养着一丛月季花,一人高,直径约两米。一年四季,开满了大红色的月季花。月季花旁边,摆着一圈石头,可背靠着月季花坐在那里,可惜那时没有手机,以月季、茅屋为背景的照片放到今天也一定让人回味。

点距离,在目视范围内呢。”我们不紧不慢地逛了三圈,回到长椅,那盒月饼不见了!忽然看见黑漆漆中,一个男人手里拎着东西,匆匆往前走。“站住!不许动!”男人似乎回望了一下,不睬,仍然往前走。更可疑了!等我们又叫“不许动”时,男人的影子也没有了。

“会不会记错地方了?长椅不是只有一张呀!”我说。果然,那盒月饼乖乖躺在当初搁置的地方。想起我们冒冒失失把无辜男子错认是贼,他走得越快就越就像,姐俩笑得停不下来。

相遇的最马大哈的版本,是我一个闺蜜把我送给她的一瓶香水,一年之后当作礼物又送给了我。这样类型的失误,我倒从来不会犯。我收了香水,欢天喜地的,突然明白她为何是我最要好的闺蜜了。

不好意思啊,忘了忘了,我错了错了,是他们的口头禅。责编:刘芳

恋花》的说明书,1961年江西省南昌市越剧团演出,封面左下角手写:61.5.14于解放剧场。它遽然让我眼睛一亮,连看了几遍,重拾记忆,掩之而思:一个能编演如此重大革命题材而又精彩出演的市级文艺团体真是了不得。我找到了任职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即吾生李江和徐良,他们不顾南昌暑天高温,查找、采访、研究,费尽心力终助我书写了南昌市越剧团的小史:从1951年南昌市越剧团建团到2010年隐没,整整60年,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即1959年的“庐山会议”),演出越剧传统名剧,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其1961年编演的《蝶恋花》及其上海行,是个很光耀亮点,笔者特地抽出来另写一笔。据史料载:1961年由该团演职员节衣缩

食积攒资金建造的“胜利剧场”竣工,开张演出的第一台大戏就是《蝶恋花》。不久,该团带着《蝶恋花》直奔上海,与在申城“胜利”的芳邻解放剧场倾情出演,得到了素来爱好越剧的上海人的热烈欢迎。一个甲子过去了,《蝶恋花》啊《蝶恋花》,你在哪里?且听,“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那激昂的旋律,那悠扬的雅音,随着评词名家余红仙的咏唱,传之于四方,并由此幻化为一个意象,一幅在世人间的“心灵的图画”,永远流传。



奶奶说这株月季是端午节早晨,从山上挖下来的野蔷薇,糊上了黑牛的新鲜牛粪变化的。乡亲们信以为真,每年端午,尝试着孕育。一个美丽的谎言,却让乡亲们乐此不疲地尝试着。或许这是保护月季花的托词,也或许是给了乡亲们一个希望,希望使她枝繁叶茂,让花结

出原汁原味。一年四季春光满院,点缀茅屋,芳香四溢。枝头上的美,掩盖了艰苦岁月。搬家后,她是老家的记忆,一家人的乡愁。寂寞黄昏,旭日清晨,唯有她独自留守,一年,又一年。最终羽化成家的标本,远离故乡的我,把她一朵朵夹在记忆的书页中,熏醉了满书文字。一朵风干的月季,夹在当年那本还未读完的扉页中。翻开看时,旧时光一股脑地涌现。

最终,老家的那丛月季不知所终,变成了永久的回忆。告别老家的那束月季花之后,我第一次养的花便是月季。小镇上,最早把月季花当作商品的是一位田姓长者,他种菜,也种花。菜园的边上就是一片月季花地,培育了六七种颜色的月季花。那年,我上班没有多久,一个月一二百块的薪资。但是当我看到他园里培育的五颜六色的月季花时,我还是冲动战胜了理智,每个品种选了一棵,还有六七个高档花盆。回到家里把它们小心地植入花盆中,浇水,施肥,静待着花开。

半个多月后,它们一个个开出了各色的花朵,过来过去看上几眼都会让人开心一阵子。后来,我把它们移植到了院内一空地处,它们开得更艳了。后来因为建房,我又把它们移到了大门口。虽接二连三地搬家,但它们依旧花开如故,就这样它们陪伴了我十多年。最终,门口硬化,它们再一次被挖了出来,最终不知所终。

我家的月季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很久了,但我依然在我的手机相册中保存着它们的照片,每当无聊失意之时我总会翻出来看看,想想,心情顿时就会慢慢平静下来。想念生活中的几株月季。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那个城市一条古老的街头,那一街两行遍植月季的石板路边,年少的他和她默默地走着,月光照着她若月季花一样鲜艳美丽的脸庞。在那个毕业前的一个晚上,闻着月季的花香,从街头到街尾,从街尾又到街头。

想念几株月季

刘文方

